

扶危济困的“庇民侯”

姜文赏读 □乔国良

在京杭大运河末端杭州段运河边遛弯成了我的常事和乐事。河西侧得胜桥下一处廊榭，是我遛弯时常打卡的一个景点。廊榭30多个平方米，坐西面东。廊下10多米就是运河了，廊榭正面正中有匾额，上书“庇民侯”三字；廊榭内有半身塑像一尊，便是这位庇民侯爷了。

阅读运河杭州段史料，寻访一些运河研究者，方知这位庇民侯来自桐城县乡下，北宋徽宗时期人，名叫左世裕，在家排行第八，又叫左八郎。约于徽宗大观四年(1110年)他和妻子王氏离开龙眠河故乡来杭州贩米，稍后索性在米市巷开了一间名叫“诚济”的米店。左八郎的经商行事与店名“诚济”形神相合名副其实，严戒缺斤短两、以次充好，讲究的是童叟无欺、和气生财，还时不时接济实在无钱买米的穷苦人，对一些老弱病残还送米到家，雪中送炭。诚实守信得到的回报是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米店紧挨运河和古新河交汇处。那年古新河上的老桥坏了，此桥是南北交通要冲，左世裕主动慷慨解囊在原址新造了一座单孔石桥，不少人的断桥之忧一下冰释。为桥起名时附近百姓一起大呼“左家桥”，于是桥

名在呼喊声中落地。扶危济困、造桥铺路等等善举润物无声，左世裕名声鹊起，“左善人”三字不胫而走。

那年从春至秋滴雨未下，这在雨水丰沛的江南罕见，田地绝收，大批饥民涌进杭州城。许多粮商认为这是天降“商机”，便将粮食囤积，乘机哄抬粮价。身为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的粮商，左八郎是有赚得钵满盆满的一次大机会的。在“利”与“义”的抉择中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“义”。他在同行中奔走游说，呼吁他们开仓赈灾，起码平价或低价出售。但“利”是有强大诱惑力的，是一副可以摧毁人性沉湎于发财致富欲望中的毒药。响应左世裕的同行寥寥无几，大厦将倾独木难支，但左世裕还是勇敢地当了这根“木头”。他将自家粮店的粮食救助灾民，粮食吃光了，就用自己的钱财购进粮食继续救助灾民；钱财散尽了，他动员妻子典卖首饰来购粮食，他用全部身家来救助灾民。传说左八郎夫妇在这场大饥荒中去世，是饿死的，而史籍中查不到他们离世的确切原因。粮商夫妇竟因粮荒而殒命，这是古今罕见令人扼腕的个例。

“庇民侯”是宋徽宗加封的，史料有所记载。其实，左世裕终其一生是个粮店店主即小微企业主而已，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将一名平头百姓封为庇民侯爷，怕有其深层次考量：民为邦本。左世裕舍己救人的善举，利于国之基石的百姓，归根结蒂有利于“邦本”，即政权的巩固、社会的稳定、公序良俗的延续。左八郎的善举确实震惊朝野，宋徽宗命令打开官仓赈济灾民，并选址建造“左八郎庙”加以彰表。

左世裕的善良，不是小善，而是舍身、毁家，善到极致、旷世。尤其当人们遭遇各种灾难祸害的时候，善良会释放出格外强烈的光亮和暖意，给人以温暖、希望和力量。雨果道：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品，善良的人便优于伟大的人。

心香一瓣 □耿志国

有些朋友对我很是抬爱，说：读你的文章，觉得吧，嗯，不错，很有味道！

听赞许的话，小孩子会高兴，大人也会高兴；我是老小孩了，且是从小孩子长成大人后又长成的老小孩，我心里自然更高兴。

这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呢？

有朋友在我的文后留言，说，读书有三步：

先把书读薄——读懂；

再把书读厚——读深；

最后再读薄——读透！

有些惭愧了，我从来没有读到那样的地步。



韩银/摄

如歌岁月 □王玉初

日本有位煮饭仙人，曾来国内现场煮饭，圈粉不少。

与我们煮饭不同，煮饭仙人用的是古法，几十年如一日。饭做多了，他自然对米的质量十分了解，一摸便知什么米能煮出好饭来；用水也讲究，要用碳过滤；再加上对火候的精准把握，做出来的饭自然好吃。

如果把煮饭分成若干个环节，每个环节粗糙一点，最后煮出来的味道自然就差了很多。所以，平时我们做饭是煮饭煮饭，人家煮饭都成了煮饭仙人。

不少人因此羡慕日本人的工匠精神。其实，我们中学时读过的《卖油翁》故事，早就讲明了此理。卖油翁为了证明陈康肃公擅长射箭不过是手熟罢了，“取一葫芦置于地，以钱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沥之，自钱孔入，而钱不湿。因曰：‘我亦无他，惟手熟尔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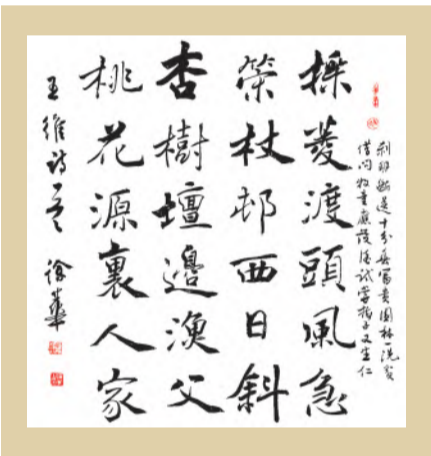
成龙曾讲过自己的故事。初入演员行当，他从演尸体开始。可能有人觉得尸体太过简单，只要一躺就完事了。事实上，做简单的事情，也是有区别的。演尸体，演员要知道什么时候镜头对着自己，这个时候得憋住气，不能动，不然就会穿帮的。经过不停地琢磨，熟悉每一个细节，成龙演尸体演得最好，慢慢地就有了一些新的角色。从此起步，他不断参悟演技之道，终成世界巨星。

做饭、演尸体，看似都是极简单的事。有人可以把简单的事做长久，那是心性平和的执着；有人以简单的事为基础，不断提升，那是成长。

做简单的事情，往往最能磨练一个人的心性。若守住那份平和之气，做好简单事的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环节，不断成长，终将成就不简单。

品味徐华书法之美

学思践悟 □盛儒



慎曾流寓萧县，播撒下的艺术种子生根发芽，催生出声名远播的“龙城画派”，仅当代就出过王子云、刘开渠、朱德群、萧龙士等艺术大师，我说我还有萧龙士外甥郑正的话呢。

我一边说着，一边随手拿出手机向同事显摆。

与此同时，同事也拿出手机，找了几幅图片，将手机递到我的眼前，问我感觉怎么样。我一看，原来是几幅书法作品，创作者叫徐华，没有听说过。我借口灯光昏暗，照片也难看出效果，不敢贸然乱讲，建议等白天好好看看再说。

然而没想到的是，返回省城没过几日，我便收到了徐华创作的书法作品。我赶忙向一起出差的同事告知最新情况，他对我说，是他通知徐华寄给我观赏的。

从此，我便加了徐华的微信，我俩从素不相识变成了微友。

我翻看徐华发在微信朋友圈中的书法活动，还不时地发现他将本属于文人雅士的书法活动带进了民间，让书法走入平常百姓之中。在宿州市区时常会看到徐华题写的店招、匾额，甚至还有为排档之类的食摊题写的招牌，让食客在美感享受中大快朵颐。

“徐华书法怎么样？”我在业余时间仔细揣摩、品味，感觉徐华书法有以下显著特征：

其一，徐华书法取法高古，善于从魏晋书法中汲取养分。有这样一段往事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中秋

佳节，徐华去合肥拜访时任省书协主席的李百忍先生，在徐华带去的作业中，有临李百忍书法的数幅习作，李百忍见到当即要求“别临李字”，并明确要求他临古人、临大家，还为他题写了“面壁斋”。徐华坚持帖学传统，其书写的各种处理方法都是建基在确立书写法度的基础之上的。他创作的书法《岳阳楼记》《赤壁赋》等，明显感受到对褚书的传承和创化。

其二，徐华书法干净清爽，主要是执笔沉稳，提按有致，中规中矩，干净利落。帖学用笔，讲求提按变化，不拖泥带水，笔笔到位，一丝不苟，行所当行，止所当止，时中锋逆锋，时侧锋露锋，甚至一字之间，也有中锋侧锋的转换，且使得得体、不着痕迹。没有长年临池功夫和严格训练是很难达到的。

其三，徐华书法清丽娟秀，主要是指其字形俊雅，清幽雅逸。不论是隶书、楷书和行书，他在用笔上都能做到提按顿挫得体适度，正可谓纵敛得宜、收放有度。同时，他能清醒地认识和把握书法作为笔墨艺术的根本特征，非常注重笔墨运用，譬如他并非纯用墨，而是同时并用枯笔、飞白、渴墨等技法，使得他创作的艺术形象显得娟秀秀逸，不俗共赏。

徐华与我同庚，又师出同门，我不禁要多饶舌几句：每日晨课晚课临池临帖固然重要，但如何从兼书多体收束为专攻一体，如何拓宽人生阅历向着丰富至察迈进，如何提高学识修养实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，则是寻找突破过程中必须经历和努力力的。



慢庄偷得半盏浮生

青萍絮语 □许玲

的清香，瞬间，多日来昏沉沉的大脑似乎吸足了氧气，清醒了不少。环顾四周，不禁感叹慢庄的选址，位于秋浦河畔，深藏青山之中，让人第一眼就能爱上这里。听好友说，慢庄的创意是来自现代人工作生活总是行驶在快车道上，在诸多的压力之下，很多人都想暂时逃离热闹的城市，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，让身体与灵魂一起去倾听大自然的呼唤。

办好人住手续后，工作人员把我们领进了一栋背靠大山的小楼，我们住在一楼，推开窗子就可以看到云雾缭绕的翠竹林，听到啾啾的鸟鸣声，闭上眼睛，躺在两米宽的大床上，可以感到自己的心静了下来，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慢慢松弛中，那些永远也忙不完的工作、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正在渐渐离我远去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惺忪的双眼，好友笑盈盈地看着我说：“这天然的安眠药如何？”天哪，整夜失眠的我竟然睡着了。此时已是晚

上，走出房间，打开廊灯，竟看到外间有一别致小景，从山上引下的山泉水正顺着一根细竹筒慢慢地流淌到一个小池中，池底里的卵石清晰可见，个个形状百态，煞是可爱。小池的两边各摆了一张竹编桌子和一个蒲草垫子，桌上摆一青花瓷的茶盏，古色古香。好友端着一壶刚煮好的“雾里青”，将桌子上的茶盏斟满，一缕茶香从我鼻尖飘进，钻进我的心脏，在我的血液里穿流，让我整个人都充满茶香味。盘腿坐下，品一口茶，甘醇的味道在舌尖、口中回荡，久久不能散去。听泉水潺潺流淌，迎山风静静吹来，蓦然想起苏轼那诗句：料峭“山”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

慢庄之行，让我明白“慢”不是懒惰，不是懈怠，是一种意境，一种回归自然、轻松和谐的意境。

慢下脚步，把盏一杯香茗，让其香润心灵，让其味超尘脱俗。在我们不堪生活的重压时，何不放松一下身心，到慢庄去偷得半盏浮生！



五月风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蚌埠分校